



作为一名教师,谁没有监过考呢?但那些年月 的中考、高考等国家级考试,监考与现在却有些不 同。如今的监考工作依然头绪众多,要求严格,责 任重大,但与过去比较,教师负担相对减轻了很 多。因为如今的监考试卷装订与过去相比,省掉了 一个重要的工作环节——缝卷。

每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,我们监考老师便抓 紧一切时间按照试卷从小到大的顺序号,依次收集 整理试卷,然后快速奔向考务室。试卷的验收、装 订、上交,可是监考重要的流程,一点也马虎不得 啊! 不一会儿, 监考老师们鱼贯而人, 原本寂静的 考务室里便人头攒动,喧嚷起来。考务室里有专门 的检查人员,按序逐一清点试卷,态度认真,一丝不 苟。检查完毕,确认无误,我们就开始了缝卷装订

桌上盆里已经摆了好多工具,有线绳,有大头 针,有锥子,有夹子,有浆糊,有小刀。试卷装订工 作比较复杂,需要二人配合进行。先将试卷上下左 右对齐,一人按住试卷,另一个人用锥子开始扎眼 儿。先在试卷装订线以内规定的地方扎三个针孔, 用大头针穿上线,在三个针孔上下回针。然后在试 卷正面打成一个小结,力求扎牢绑好。中考、高考 监考大多数是男女二位老师, 扎眼儿的力气活儿男 的来干,女的负责飞针走线的技术活儿,分工明 确。但学校人员配给不足时,我有时候也和男教师 一块监考, 过半的男教师是不会拿针线的: 有时虽 和女老师一块儿监考,但她也不善针线活。特殊时 候,万般无奈之下,我只好拿起针线,硬着头皮开始 穿针引线。

试卷用线绳绑扎好后,便开始了第二步工作, 用密封纸装订试卷。我们必须按照试卷密封线所 在位置,把密封纸对齐折出一条线来。用密封纸包 住试卷时,密封纸上的密封线和试卷上的密封线必 须对齐,确保密封考号、姓名,但又不能密封答卷。

母亲的围裙链

围裙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南农村普遍盛 行,成为年轻女子的一种传统装饰。那时新娘出嫁 要是戴着围裙链,也不知道会引来多少路人的啧啧 赞叹。围裙链仿佛就是一个家庭贫富的象征。

听母亲说围裙链是纯银打造的,用了两块"袁 大头"。那时外祖父家境富裕,长期的渔业劳作,积 累了较为殷实的财产,住着青砖小瓦的两层楼房。 而我的祖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三间茅草棚撑 起一个家,相比之下捉襟见肘。但有媒妁之言、父 母之命,一段不计贫富的爱情就这样产生了

-环扣一环的链子,两端各有一个弥勒佛和如 意花篮,细细长长的钩子向内,绕着脖子钩起围裙 的两只角,精细灵巧的设计饱含浓郁的民间文化 特征和传统美学理念。一条普通的围裙,因为有 了这根银链子倍显华丽。想当年母亲穿着新婚靓 服,戴着围裙链走在通往新生活的路上,肯定是风 情无限。

母亲只在出嫁时戴过,自从甘为人妻后,就只 系围裙不戴链子了。平时锁在箱子里,纯洁的白 银被时光镀上一层浅灰色,但精美的工艺依旧保 存完好。

围裙是母亲亲手制作的。把收获的棉花去籽, 坐在家里那台古老的纺车前,用传统的工艺和手 法,将棉絮一点点地纺成棉纱,再将棉纱纺成粗线, 穿梭引线,织布成裙。走家串户的货郎担里什么都 有,买点染料,水煮上色。土布围裙虽不柔软不细 腻,但平凡的生活不讲究美观,需要的是朴实耐用。

■ 陕西西安 惠军明

密封纸是用土黄色的牛皮纸制作的,上面绘制了密 封线和规定锥孔位置。用密封纸包好试卷后,再用 夹子夹住两头,预防密封纸和试卷错位。然后又得 用锥子依次在规定位置扎眼儿,顺着锥孔上下来回 走线。密封纸左右各有三个规定锥孔,中间有七八 个。装订时从右起针,针线从右至左,到最左角后, 再逆方向回针,直至起点,最后将预先留的线头和 最后一针的线头打成小结。试卷少薄时,锥子扎眼 儿相对容易;试卷多厚时,锥子扎半天都扎不透,有 时针眼便扎歪斜了,有时锥针便折断了。但与扎眼 的工作相比,走线缝制则更为艰难。女老师还好, 自小接触,拿针比较熟练;但对于像我这样的大老 粗,拿大头针可就费老劲了。别说缝制飞针走线, 就连线也常常穿不到针眼里去。有时候没办法,一 块监考的还不如我,只好硬着头皮上呗! 我拿起针 左戳右扎,上拔下拉,很想快速结束战斗,但针根本 不听话,我的动作极其生硬。看着周围有的同事完 成了任务,自己心中更加焦急烦躁,汗水滴滴下 落。忙中出错,欲速则不达,有时针线缝制便大失 水准,检查不过关,又得重新再来;有时拨针不注意 技巧,针便刺破了手指,鲜血涌出,尴尬负伤。

第二步缝制试卷完成后,第三步就相对容易 了。验收完毕将装订好的试卷装入试卷袋,小心翼 翼贴好密封签,封好袋口,上交了事。

说实话,每一次装订试卷,我都觉着自己无与 伦比的笨。我非常羡慕佩服一些男老师,他们虽是 男性,但玩起针线来那一个麻利潇洒。行云流水的 动作,自信满满的神态,真是须眉不让巾帼,叫人望 尘莫及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、时代的进步,如今中考、高考 律采用网上阅卷,试卷特制,再也不需要缝制装 订试卷了。针线装订试卷已经成为过去,定格在历 史的记忆里,但它给我们带来的酸甜苦辣,却永远 令人难以忘记。

■ 安徽合肥 王富强

在我的记忆里,每天早晨 一起床,母亲就把沾满乡野时 蔬的土布围裙穿在身上,扫地 抹桌、喂猪养鸡、洗衣烧饭,承 揽着所有的家务。夜深人静 时,全家老小洗漱睡去,母亲才 能解下围裙,结束一天的忙碌。

生活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,尤其是贫困交加 的家庭,更让人操碎了心。母亲的精明之处就是把 贫穷的日子料理得有条不紊。在一季丰收后,宽打 窄用,把充盈的粮食节省下来,少吃干饭多吃稀 的。到了春季粮食接济不上时,变三顿为两顿,把 地里的野菜残叶收集起来, 烀熟充饥。母亲靠着一 把米、一篮菜,想方设法填饱全家人的肚子,熬过焦 炙难捱的时光,终于迎来幸福小康的生活。

围裙是母亲人生舞台上的一束盛装,即便到了 耄耋之年,只要襜褕在身,母亲就倍感精神矍铄。 虽然围裙只是篱壁间物,但在我的心中却像一面旗 帜,给予我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心理安慰。

当母亲把珍藏在箱底多年的围裙链交给我的时 候,我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,不是因为它的价值,而 是在于它的内涵。我双手接过围裙链,告诉母亲一 定要好好珍藏,让这条带着乡村泥土气息的围裙链 代代地传承下去。

如今,陪伴母亲多年的土布围裙,已化为灰烬, 只留下这条围裙链,虽不是珍宝,但我视为珍宝;虽 不是古董,但我看作古董。



■ 甘肃天水 刘贵锋

临近端午,到处弥漫着节日的欢乐气 氛。商场里,各种口味的粽子琳琅满目,叫 卖声此起彼伏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似乎 从来没有吃过粽子。那时候,家里穷,买不 起粽子,过节最多就是吃一顿白面条。不 过有一年端午,我却吃到了点心,那是我第 一次吃点心,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一年,我六岁,还穿着开裆裤,哥哥 十二岁,在上小学,姐姐比我大好多,上外 地打工去了。二月的时候,有个亲戚来看 望父亲,提着一包点心,白色的包装纸叠得 四方四正,上面压着一张红色的油光纸,四 边有细线拴上来打了结,看着挺新鲜。母 亲告诉我,里边包着的是点心,很好吃。我 嚷着要看,母亲便小心地拆开上面的绳结, 展开外面的包装纸,两层排列整齐的点心 露出来,圆圆的,黄黄的,散发出一种淡淡 的香味——我的口水忍不住流出来了。

母亲并没有像我和哥哥所期望的那 样,把点心分给我们吃,而是依着原来的折 痕把点心重新包了起来,她说:"你姐不是 来信说,端午的时候她会回来嘛,先存起来 吧,等端午你姐回来,大家一起吃。"哥哥想 了想,说:"妈,我的一份我现在就想吃。"母 亲瞪了他一眼,说:"不行。"看到我们眼巴 巴的样子,母亲迟疑了一下,然后又重新打 开来,取了些掉在包装内的点心皮,放在我 们俩的掌心,我和哥哥兴奋地舔在嘴里,心 里别提有多高兴了!

没过多久,母亲发现少了一块点心。 原来,母亲把那包点心放在她陪嫁的柜子 里的时候,被哥哥无意中看到了。十多岁 的年龄,正是调皮淘气的时候,哥哥没经住 诱惑,趁母亲忙农活不在家的时候,从柜子 里拿出了一块点心,偷偷吃了。那天,母亲 拿着棍子狠狠地揍了哥哥。晚上,哥哥撅 着屁股趴在床上,呲着牙,眉飞色舞地向我 炫耀:"点心真甜,里面有花生、瓜子、糖,比 咱们那天吃的点心皮好吃多了。"哥哥的 话,勾起了我心中的馋,从此我天天盼着端 午的到来。

端午终于到了,可是直到晚上,姐姐仍 然没有回来。几天后,才收到她的来信,说 工作太忙,暂时回不来。油灯下,母亲终于 取出了那包点心,她抬头看了看外面漆黑 的夜,慢慢地打开来。母亲拿起一块点心 刚要给我,突然吃惊地叫起来,我们伸头望 去,只见那块点心的上面,长出了一层黑色 的霉斑。母亲又拿起一块,也是如此。那 包点心长久地放在柜子里,过了保质期,已

望着那包发霉的点心,母亲的脸上写 满了自责和可惜。点心虽然发霉了,但我 们都舍不得扔掉。母亲用刀削去带有斑 点的外皮,递给我和哥哥,我和哥哥不以 为然,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母亲则拿起那 些削下来的皮,用指甲抠了抠上面的斑 点,放进了嘴里。结果,那天晚上,大家因 为吃了那包发霉的点心,都闹了肚子,折 腾了大半夜。

那年端午的那包点心,虽然发了霉,口 感或许大不如前,但是至今想来,我仍然觉 得,那是我童年里吃过的最美味的食品。 Ь

